



中国特使 穿梭达尔富尔

本刊特约撰稿 胡中乐

Summary : Liu Guijin, China's first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African affairs, is a world-renown diplomat who is now dealing with Sudan issues. He has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cluding Kenya, Ethiopia, Zimbabwe, and the Darfur region of Sudan. The veteran Chinese diplomat says that he harbors a special affection for the African continent.

2007年初夏，全世界都盯着苏丹的达尔富尔。

一位戴着老式棕色塑料框眼镜、面容清瘦的中国外交官，出现在达尔富尔难民营里。天气突然变得恶劣，40多摄氏度的高温，狂风大作，砂石扑到脸上，立即被汗水黏住。但这位鬓角花白的中国人，却在席子、帐篷搭建的一个个简陋住所之间奔走，查看粮食和饮用水的情况。

他，就是中国首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任命刘贵今大使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围绕达

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

这一任命宣布之时，刘贵今从南非卸任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5年，这一次回国，本该颐养天年了。但刘贵今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非洲朋友的声音。他二话没说，打点行装便上了飞机，又一次回到广袤的非洲大地。面对采访，他风趣地说：“我去苏丹，等于到非洲故地重游，但我第一次来到达尔富尔，确实想到了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这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约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0多个部落的600多万人口。光秃秃的大地上几乎寸草不生，只偶尔能看到一些低矮灌木。天灾连绵不断，人祸又纷

至沓来——部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武装派别随意攻击平民、抢掠财物。这里成了世界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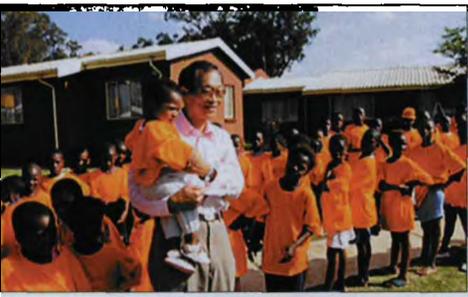
从5月19日到23日，刘贵今在苏丹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接触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达尔富尔难民营，会见州长和各县代表……他一头扎进了“达尔富尔事务”中。刘贵今走了一路，也讲了一路，倾听者包括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之音……“我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要不停地传达中国的声音”，他向媒体侃侃而谈，充分阐述中方立场及中方为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理解与支持。“我们中国的外交、东方的外交，是大智大睿的。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不是靠施压，不是靠制裁，不是靠禁运，而



惜别南非外交部长



深入达尔富尔难民营



看望南非艾滋病儿童

是靠外交的力量，靠人类共同的智慧，在这方面，我们东方人的智慧自有胜筹。”

刘贵今还对苏丹政府“讲”，对非盟“讲”，对有关各方“讲”。最终，他让苏丹政府听进去了“中国话”。

一时间，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上，写满了刘贵今雄辩的口才和过人的机智。“既不善歌，也不善舞”的他，成了苏丹问题上的外交明星，被称为“儒帅”。

接着，6月、7月，在炎热的夏季，刘贵今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北京和达尔富尔之间。

惜别“彩虹之国”

刘贵今和非洲的情缘，由来不浅。

2007年3月26日晚，南非比勒陀利亚华灯初上，喜来登酒店的紫檀花厅内鲜花成行。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夫妇的离任招待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各国驻南非使节身着盛装来了，南非情报部长偕夫人来了，新南非第一任议长来了……他们一个个走到刘贵今面前，与他紧紧拥抱，依依不舍。

刘贵今的英文致辞妙语连珠：“‘6’在中国是个吉祥数字，我任驻南非大使6年，在南非度过了60岁生日，今天是3月26日，6天之后我离开这个美丽的彩虹国度，这么多的‘6’，意味着一帆风顺，就像建交10年来不断发展、深化的中南关系。”

听到这里，一个穿着紫色旗袍的金发小女孩，蹦蹦跳跳走到刘贵今身边，拉起他的手，一定要照张相才肯“放”他走。大厅里爆发出欢乐的笑声。原来，小女孩是比勒陀利亚大学哈里斯博士的女儿，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成了刘贵今的“小粉丝”。看着眼前的一切，南非情报部长卡斯里尔不由感慨：“刘大使，你为我们付出了6年的金色时光啊。”

2001年3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共和国第二任大使，刘贵今踏上了美丽的“彩虹之国”。那时，中国和南非建交还不到4年，由于长期缺少交往和了解，要想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确还有不少困难。然而，刘贵今说，“我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乐观主义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有几组数字让刘贵今感到自豪——6年来，他接待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9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南非，安排南非总统姆贝基两次访华，中南双边贸易额从不足20亿美元，增加到将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南非的投资额从累计约2亿美元，增加到累计约10亿美元。“但我在南非当大使期间，感到最自豪的事情，是南非政府在人权、一个中国等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坚定的支持。”

听着枪声入睡

“我从1981年开始从事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工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算是一条‘黑道’走到底了。”面对记者，刘贵今风趣地说。

这位一身书卷气的外交官，1972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走进外交部。他35年的外交生涯，有26年都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有关。“正好，我的皮肤本来就黑”，刘贵今调侃道。

20世纪80年代初，刘贵今首次驻外，被派往肯尼亚。在那里，他经历了未遂政变和局势失控。90年代初，他又被派驻埃塞俄比亚担任参赞，正值埃塞俄比亚爆发内乱，两派为了争夺政权，打得不可开交。“我1991年1月5日到埃塞俄比亚，在最初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到晚上，外面就是枪声一片。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放爆竹呢，后来大使告诉我说不是，我才知道是枪声。但很快，我就习惯了听着枪声安然入睡。等到5月份政权稳定下来，枪声戛然而止时，我反而睡不着了。那时，听枪声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再回首这26年的非洲情缘，枪林弹雨都不是记忆中的主角，让刘贵今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非洲人见到我们，都在背后叫我们Japanese（日本人），因为那时只有日本人有钱到非洲旅游，但2001年我到南非当大使时，日本驻南非大使跟我说，‘现在我们日本人到了南非，人家都叫我们Chinese（中国人）’。中国人的面孔在非洲就是一张通行证。”

2006年，中非关系更加密切。刘贵今欣喜地把这一年称作“非洲年”：年初，中国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对非政策白皮书；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先后访问了非洲，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11月，首次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全年贸易额，第一次突破500亿美元……“可以说，2006年是我们没有宣布的、事实上的‘非洲年’，

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50 年来最不寻常的一年”。

来生还选“黑非洲”

刘贵今已经年过花甲，1.75 米的身材总是那么削瘦。长年在非洲的艰苦环境里工作，让他积劳成疾。他眼睛高度近视，腰椎动过手术，还患上了糖尿病。然而，他依然机智幽默，言谈间的活力胜似年轻人。

“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外交的希望也在年轻人身上。”说起对青年外交官的培养，刘贵今有自己的法宝。

驻外时，他在使馆里办了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青年外交官演讲”。每周，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安排好固定的时间，让各处选派一名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上台讲解事先布置的调研题目。另一个高招就是举办“青年读书会”。刘贵今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其他馆员深受影响。“青年读书会”是年轻人自己组织起来，使馆人人都参加的研讨会，每两周一次。有时，刘贵今还会请国内团组的专家到使馆去介绍情况，发表看法。

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刘贵今，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却充满了歉疚和感叹。在镜头上，外交官们始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然而在生活中，他们时时要面对“国家”和“小家”的取舍问题。1981 年，刘贵今和夫人双双前往肯尼亚时，儿子才 3 岁，只能寄养到上海的亲戚家。此后 6 年多的时间里，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妻俩，只能通过信件、照片和录音带，来排解他们对孩子的牵挂。“等到我们从肯尼亚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对我们生疏了。”

为能照顾儿子，刘贵今和夫人决定，两人轮流驻外，他去埃塞俄比亚，夫人就留在国内。直到他去津巴布韦当大使的第一年，夫人亲眼看着儿子走进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才放心地飞到使馆，和丈夫团聚。

尽管夫人在常年的奔波中患上了冠心病，但如果让刘贵今再选择一次，

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黑非洲”。“我深深热爱脚下这片热土，非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大陆，尽管她也有苦难、战乱和落后，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她资源丰富、疆域辽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也深深热爱

非洲人，他们天生有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不知愁，不怕苦，友善，不抱成见，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确实是中国人真诚的朋友。”■

(作者为外交部一等秘书)

(编辑：许陈静)



2007 年初，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从郑州机场出发，奔赴达尔富尔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背景资料

中国特使

特使一般是指担负特殊外交使命的临时代表，由一国政府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名义派出，在履行任务时享有外交特权，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使命即告结束。此外，有的国家还根据需要设有常设特使。

中国现在常设的外交代表（即通俗所讲的“常设特使”）有三个：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朝鲜半岛事务特使（陈乃清）、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三位特使所担负的使命不同，名称也有差别。

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 多万。这里居住着 80 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该地区部族间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